

在2020年11月18日到12月31日期间,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在六楼特展厅举办陆谷孙先生手稿展。在开幕式那天,我瞻仰了先师的书迹,不胜感慨。

### 陆谷孙先生书迹

谈瀛洲

陆谷孙先生在书世时,没有人称他为书法家,我也没见过他写毛笔字。这次手稿展上展出的他的书迹,也都是钢笔字与签字笔所写的字。但从手稿上可以看到,他的字迹遒劲,锋芒毕露,在金钩铁画间透出勃勃英气。听陆先生讲起过他的童年,说他幼年丧母,长姐便担起了许多母亲的职责,对他督责极严,包括逼迫他写毛笔字。写得不好,还要挨“打”。看来他很早就打下了书法的“童子功”。中国传统文人一直重视书法,这虽然和以前科举考试看重书法有关,但也是因为他们相信“字如其人”,把字看成是自己的一张名片。重视书法,也是陆先生身上传统的一面。在这些手稿中,最吸引我目光的,是他写给《文汇报》陆灏兄的一封信,应该是给陆灏的约稿信的一封回信。里面有陆谷孙先生所写的一首七言律诗:

清歌妙舞正繁华,我尚飘摇未有家。身似孤鸿楼上,心随明月到天涯。

春来花好无人赏,客里愁销有酒赊(尾音读作a)。尘世论交今几个,漫将往事诉寒鸦。

“赊”字后的注解为陆先生所加。这个字现在普通话里读阴平声“she”,但在中古音里读下平声“sha”。他怕人以为他出韵,故特地自作注解,这也是陆先生为人仔细的一面。此诗应作于1991至1992年陆先生在香港三联书店任高级编辑期间。香港当时市面繁华,歌舞升平,而他一人客居香江,故有开头“清歌妙舞正繁华,我尚飘摇未有家”之语。

这首七言律诗,不特别的,就说韵脚合辙、平仄妥帖、颌联颈联对仗工整,这些现在许多大学的中文系教授都做不到。陆先生有一句名言,那就是“学好外国语,做好中国人”。但我们可以看到,他其实中文也学得很好。这封信后面又有几句话,应该是回应陆灏约稿的:“关于词语的故事,诚实地说,若以杂感形式写,一日可成数篇。”陆先生此时正值壮年,才气纵横,下笔千言,不能自休,“一日可成数篇”,也是表达了他对自己在学问上的积累和创作力充沛的高度自信吧。

后面他又补充几句:“只是凡英文字出现处,刊布时务必代我细校,必须保证拼写及分连形式无误。”这是因为当时还是铅字排版,常常一行到了末尾一个英文单词尚未结束,有几个字母要移到下一行去。但英文单词的移行,其实有复杂的规则,不能把一个词在随便哪里断开,而要根据词根、词缀等来移,还要用

连字符。这个呢,许多不是学英语出身的人不知道,或者知道了也不在乎,但对学英语尤其是编英汉词典出身的人来说,这方面的错误就像是眼中的钉、肉中之刺,务必要加以拔除,所以陆先生会有这特意的叮嘱。

陆先生手稿中特别吸引我目光的,还有在2005年1月23日他在改完他所教的英文四年级“英美散文”课试卷后所写的一张便条,内中表达了他对当时学生英文水平的失望之意。他写道,“改卷的主要感想是,学生学到大四,临近毕业,但英语基本功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多多,表达生硬可说是比比皆是;母语‘负迁移’的影响不小……连标点都成问题,有的频用汉语顿点!”

所谓“负迁移”者,在这里是指学外语的人,把中文里有而他所学的外语里本来没有的东西,搬到了那门外语里去。比如中文里是用顿号的,英文里不用。把顿号用到英语里,那就是“负迁移”。这在许多人看来,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,但在陆先生看来,则是学艺不精的表现。

安吉是一代书画宗师吴昌硕先生的故乡,这个坐落在西天目山麓的千年古城,也是闻名遐迩的竹乡。竹种园则是安吉竹乡的一个缩影。在这个占地数百亩的竹园里,生长着数十个属类三百余个品种的竹子。

那天,我们跨进大门,最先看到的是一片紫竹林。明媚的阳光下,它们随风摇曳,阵阵的“沙沙”声中,似乎含着紫竹调的韵味。紫竹调最初出自一出沪剧老戏,主角是一对豆腐坊的有情人,他俩一边捋着两根紫竹绷住的布兜过滤豆浆,一边唱着你情我义的戏文,令观众们倍感轻松活泼。之后,这个曲调便不胫而走,因其大雅大俗而广为流传。

竹种园里,还有不少大家熟悉的竹子,比如斑竹。斑竹的别名又叫湘妃竹。相传,尧之二女,舜之二妃,皆被称为湘夫人。舜帝死后,湘夫人一路寻到九疑山。天苍苍,野茫茫,湘夫人触景生情,感怀身世,不禁悲从中来,以涕挥挥,竹尽斑,从此留下了“斑竹一枝千滴泪”的咏叹,让后人感慨不已。

不过,竹种园里的大多品种,却是我们十分生疏的,苦竹、雷竹、笋竹、京竹、方竹、龟背竹等等,假如没有那些挂着的

岸,奥黛翁街12号的莎士比亚书店声名赫赫,吸引了一众浪漫巴黎的英美文人,乔伊斯、庞德、艾略特、米勒、菲茨杰拉德、海明威……与法国本土的文学群星一起,辉映着巴黎的文学天空。莎士比亚书店出版了乔伊斯的《尤利西

斯》,但也傲慢地拒绝过劳伦斯的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。

海明威在《流动的盛宴》里讲:“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,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,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。”作者却好奇,在中国人的心目中,“老佛爷”与普鲁斯特,究竟谁更能代表巴黎,谁更能代表法兰西的荣耀?走在奥黛曼大街上,有感于普氏故居的消失与“老佛爷”的热闹,他戏仿道:中国人的巴黎 / 是一条

短短的奥黛曼大街 / “老佛爷”在这头 / 普鲁斯特在那头

在这本集子里,法国文坛往事令人浮想联翩,陷入深思,或者恍然大悟。时隔十九年见到比自己大若干岁的初恋女友,本以为可以再续前缘,哪知却因她摘下

帽子露出白发的瞬间,心里的火熄灭,转身默默抽了一支烟,而这最终变成福楼拜笔下的《情感教育》。这令人陷入现实的沉思:当你老了,依然爱你白发苍苍的容颜,莫不是一句谎言?

一个相貌俊秀而又爱社交的男子,在某个场合遇到学富五车的大咖虚心求教,结果却遭到对方的嘲弄,说他这样言行举止的人,是不会静下心来看书的。但是,若干年后,那个男孩子写出了鸿篇巨制。那位大咖读了之后,

发现有很多东西都不理解,看不懂,而那巨著就是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所以,“长得好看”与“拥有才华”是反义词吗?

中国的“普鲁斯特迷”们,将在2021年迎来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文全译七卷本出版三十周年纪念。作者造访了伊利耶-贡布雷——普鲁斯特作品和精神的“原乡”。“我坐在大栗树上的铁桌前,我站在莱奥妮姑姑的床边,我走过

维福纳河上的老桥,我去了斯万家那边的花园……从今后,那贡布雷花园的铃铛声,也将穿越时空,不时在我的梦境中出现……”这一幕永远停驻在了《远西草》的封面上。

经典文学总是穿越时空的。如果你在某个时刻打开了这本《远西草》,与它相遇在这个由它和你所构建的独属于你们的空间里,那么无论是合上这本书还是打开它,那你此后的一生,都将伴随着它,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。

白龙 (布面油画) 杭天

取了个书斋名 三耳秀才

那么一下。蹦出来的第一个,让我有点小得意。那名儿是:闲诗慢文斋。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,其中有句:不着意时最得意,闲读诗书慢著文。

码文字是寂寞的事,但也要常与人切磋。我结识一位画家,和我同姓。我的书斋名出来后,我就想着求他帮我写成条幅好挂起来。书斋名一给他,他一看,说,不成,太直白。

我觉得他说得有理,继续想,又得一名:空山空水斋。这名看似简单,却来自名人名诗。空山不见人,空水共澄鲜。相顾无相识,相对已忘言。我集的是四位诗人王维、谢灵运、王绩、陶渊明的诗句,四诗句给“空山空水斋”作解释,兼寓书生意气山水情怀。得意之中就给了韩画家,谁知,他看了后,还是说,不好,空山空水斋,这五个字写出来,也不好看。没法,得他认同,他才肯提笔挥毫。好不容易,我又想出了一名。这次,发给他,他说:行。

第二天,我看到了韩画家题写的书斋名,还有说明文字。内容现录如下:“五更涵。韩寒涵三字同音,显然,寒涵相通,寒来则,涵养力。韩,姓也,三更灯火五更鸡,姓韩的书生有此用功之心,此心理应和夜半之寒五更之涵相通,三字韩寒涵,辩证互动在物,体悟明了在心。故书斋名之曰:五更涵。”书斋名三个字画得如何,我且不说,那说明文字小几号,韩画家以板桥体画出,再加上随意而潇洒的布局,有如深整地貌,溪水穿越。

书生的欲望也是没有止境的。有了书斋名,可书斋还没有影儿呢。

折竹修箫 赵荣发

铭牌,我们连它们的名字都叫不出来。竹,素以劲节挺拔身材修长而著称,但这些竹子多有变形变态,尤其是佛肚竹,居然袒露着如佛一般的腹体,一副超凡脱俗到了极致的模样。

我油然想起佛界的一则故事。早在唐朝初年,禅宗五祖弘忍大师,想从他弟子的开悟诗中辨出参差,选拔接班人,于是召集了诸多弟子当场挥毫作诗。他的上首弟子神秀率先交卷,写出一首五言诗: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,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。”

菩提,梵语中即觉、智、知的意思,此等境界,不可谓不高也,但寺内一个打杂的小和尚慧能却不以为然,一气呵出另一首诗: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,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”弘忍大师看后,顿觉眼前豁然一亮,不禁拍案叫绝:“心即佛,佛乃一切法空,此为大悟境界矣!”

那一刻,我站在佛肚竹前,细细揣摩着这个传说的寓意。我非佛徒,但是,保持一份纯真的本性,则无论前朝后世,当今眼下,都是值得传承的一种理念,而锱铢必较的算计和尔虞我诈的谋划,理应从我们的生活中清除出去,阿弥陀佛。

我好想折一枝竹带回家,做一支笛,修一管箫,在月下,吹得夜云轻。



小雪刚刚过去,大雪即将到来,这是雪花起舞的时节,也是因时而食“冬吃萝卜”的季节。

萝卜,地不分东西南北,人无论男女老少,是大家喜欢吃的一道蔬菜。因为萝卜不仅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菜肴,还是养生、药疗、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,且物美价廉,不论贫富都能食之,是蔬菜中最有益于人的。

萝卜在我栽培历史悠久,种植地域广泛,名称也多。《尔雅》:有“蕤,芦菔”;《农政全书》称蘿蔔“一名菜菔,一名菑葵,一名土酥”;《本草纲目》上叫“菜菔”;《随意居饮食谱》写着“芦菔”;《随园食单》《闲情偶寄》里都已叫萝卜了。《崇祯松江府志》物产里有“芦菔”,清康熙《上海县志》记载的是“芦菔,芜菁之属”,清乾隆《金山县志》始用名老卜。一个蔬菜品种,有那么多不同的名字,是少见的,可见萝卜的不平常。

萝卜,根、叶都可生吃熟吃,开着十分漂亮的紫绿色小花。古代农书医书对萝卜记述甚多:“地宜肥,土宜松,浇宜频,种宜稀”“顺气消食,止咳化痰,除燥生津,散瘀解毒,清凉止渴”等。民间流传“萝卜上市,郎中没事”“萝卜似人,常吃有精神”等很多谚语。文人墨客喜欢啃萝卜者不少,李渔吃萝卜的体会有点耐人寻味,他认为生萝卜做小菜,吃粥最适宜,只是不喜欢吃了萝卜会打嗝,打嗝时的气味很难闻,所以不想吃萝卜了,但又觉得萝卜煮熟了吃,没有臭味,也不会打嗝,就像有的人,初次见面像是小人,后来才知道是君子。梁实秋爱吃排骨萝卜汤,也悟出了“多放排骨少放萝卜少放水”就能做出一锅好的排骨汤诀窍。还有位名家最爱吃大块萝卜炖豆腐,说是和尚的吃法,这与乾隆皇帝爱吃的一道萝卜和豆腐做的仿荤菜“老火焖汁老卜”是异曲同工呢,还是御膳外传了。“闻着

肉味不见肉,食之似肉不是肉”,倒是寺庙里传出来的味道。种萝卜的农民吃法就没有那么讲究了,炒萝卜、腌萝卜、萝卜干是他们主要的吃法,虽然简单,但吃得新鲜。小时候记得村里有个老先生,菜园里种了许多白萝卜,邻居有伤风感冒,他就煮上一锅生姜萝卜汤,感冒初期者,一大碗下肚,体冒微汗,寒气尽散,果有奇效。一到冬天,这位老先生天天傍晚用砂锅炖萝卜汤,说“上萝卜卜”是养生的,他的确气色很好,也许是“冬天萝卜赛人参”的道理。小时候的记忆总是特别深刻,长大了总想模仿,老先生的生姜萝卜汤我一直学着,还推介给了不少好友,吃了都说好。据说萝卜在古代有代粮的说法,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萝卜的确还是上海的代粮商品,种植面积近四万亩。记得在小镇上学时,放学出来路过茶馆,要听一会儿长脚书,听到曹操兵败华容道,将士又饥又渴,实在走不动了,路边田里正好种着一片萝卜,将士们争先恐后拔萝卜充饥解渴,萝卜解了曹军断粮缺水之困。有时候萝卜的确又当粮食又充水,小时候,村里的小伙伴在野外玩饿了玩渴了,就地取材在人家地里拔萝卜,也不洗,扒了皮就吃,又甜又爽又解渴。

萝卜天生朴实,直来直去,清清爽爽,貌似普通,在蔬菜中的身价永远是最低调的,但哪个蔬菜有它那么多的雅称,那么丰富的味道与神奇功效,又得到众人的点赞。“平凡而神奇”这句话萝卜是最贴切的。现在一年四季有萝卜,但萝卜还是冬天的好,还是当地一方水土种出来的好。

明日请看,蒿易种易活,实在适合新手入门。 责编:杨晓晖